

澳華新文苑

第1094期

澳華詩壇雙杰 “愛情與鄉情”

映霞&晉夫詩歌朗誦賞析沙龍

策劃：何與懷 黃文生 康妮

活動時間：
10:30am - 12:30pm
25/02/2023 (周六)

活動地點：
Cnr Hillview Road and West Parade, Eastwood
EASTWOOD圖書館

主辦方：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
協辦方：澳洲新藝術聯合會
悉尼華文作家協會

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舉辦澳華詩壇雙杰詩歌朗誦賞析會海報

靈魂安處是我鄉——晉夫鄉情詩歌欣賞行邁

今天在Eastwood圖書館參加了悉尼著名詩人映霞和晉夫（塵埃）的詩歌朗誦會暨賞析會，這不僅給我帶來了精神上的享受，也促使我通過詩歌進行了一番思想和情感的沉澱，並獲得新的領悟。映霞的愛情詩歌自有人評說，我就來說一下對詩人晉夫那鄉情詩歌的欣賞和感受。

晉夫詩歌裡的鄉情和我們在其他詩歌和文章中讀到的鄉情不同。傳統的鄉情都是對故鄉而發的，而晉夫的鄉情則是對故鄉和家鄉（現居地）所有情感的交織和並發，其中有著對鄉情詩歌傳統內涵的突破。

先來說說故鄉情。傳統的故鄉情主要是表達對故鄉的熱愛和思念之情，而晉夫的故鄉情則包含了對故鄉的愛、思、憂、願、愁、怨，還有恨鐵不成鋼之情，至少七情。前面那四種感情好說，許多鄉情詩歌裡都有，而後面的三種感情在別人的鄉情詩歌裡很少見，卻在晉夫的詩歌中幾番脫穎而出，令人刮目。



行邁在會上發言。

晉夫的“寫給知青的詩100首”在華人社區還沒有發佈完，但從已經發佈的18首來看，詩人對故鄉的七情已經得到了相當真實和充分的表達。

詩人的青春是在“上山下鄉”時度過的，但他並沒有覺得自己有過青春，有的只是“彎曲的脊梁/承著歲月的重量。”“青春被埋得很深/沒有血漬的天空/看著冰雪覆蓋的土地/朦朧的純真/那些空虛的盼望/那些拎不起來的幻想/那些偽裝。”（《田野裡的那道傷》）有人把上山下鄉寫成人生的課堂；也有人把它寫成一場苦難；而晉夫則把它寫成一場偽裝。作者對千百個面朝黃土的日子，是在做著刮骨刀的自省和自強的療傷。

鄉下的草屋也可激勵拓荒理想的芳華。晉夫的知青年月練就了他透視現實的犀利眼光，生活的磨礪也成就了詩人的精辟思想：“隔壁就是豬圈/出門就是泥路/野風撲面/四面黃土。/我要在這裡尋找其樂無窮/我將用鮮紅的血液/把這草房粉刷成青春的典故。”他於是踏上了尋夢之途：“是誰包辦了這場扭曲的結合/讓我初芳華嫁給了那段瘋狂。/讓千萬個靈魂在你的誘導下交出初夜。”“我拎著對未來的恐慌/背著對明天的向往/住進了幻覺的夢/起始了戰鬥地的征途。”（《芳華與草屋》）

我大學畢業後也在農村插過隊，而且在插隊時結了

婚。我們新房的窗戶外面就是豬圈。對蜜月我們有兩大銘記：一是豬的叫聲，一是去公社學習最高指示，其間男女分睡隔間的大鋪。我們還得在學習班裡逐個信誓旦旦地表達對上山下鄉和紅太陽的耿耿忠心。晉夫的詩歌一針見血地剝掉了我們青春期的全部偽裝，讓我們真實的青春就像滿身瘡痍的少女，赤條條地站在街邊供路人指指點點。而這些都沉積在我們故鄉情的內涵中，其中的怨恨和美好相互交織，難以剔除。今天，我們和晉夫一樣經歷了尋夢的征途，找到了向往的人生之鄉。

現在，詩人站在人生的彼岸，回顧了漂流和追尋的路程，從中領悟著故鄉對自己的期望：“我想找一片陽光/曬一下身上的千瘡百孔/找一塊地/種一園春色/來點綴一下河邊那行枯黃的柳。/尋一處靈魂的歸宿/一場不知深淺的追尋。”“我伸出的那一枝春天的枝芽/不知還能不能握住你冬天的手。”（《故鄉，當我想你的時候》）

任何積極的故鄉回憶都應該成為對生活價值的追尋。晉夫曾為此追尋到天涯海角，並發現“他鄉，也有個太陽”：“自由教會我成長/天高教會我飛翔。/海闊教會我包容/關愛教會我善良。”“微笑的風/撥撩春心萌動/這一方淨土/是花你就任性地放。”（《他鄉，也有個太陽》）這便是詩人對目前定居地，即第二故鄉的感受。

在晉夫的鄉情詩歌中，有相當的篇幅寫的是他在故鄉和新鄉之間的碰撞、交織和最終對靈魂的安放。古代詩人寫過“此心安處是吾鄉”，而晉夫的“心安之家”，主要還不在於生活上的安，也不在於生活上的家，而是在於他的為人之魂和樂土之鄉，也就是他所追求的為人的自由和人生的歸宿。

首先，詩人把故鄉留在自己靈魂上的烙印進行了清理：“愚昧面前/你當之無愧地配得上這一頂苦難的王冠。/危險中的懦夫/安中中的勇敢。（一個社會的縮影/一個民族的明天。”（《苦難與勇敢》）作者擯棄了那種在危險中畏縮，在安全時張狂的世俗之風，不畏言罪之咎，用真實的情感面對現實的生活：“如果有一片藍天化解我的痛苦/是因我經過的苦難還在原地重復。”“用枝葉茂盛偽裝冬天的體無完膚/用一晚難忘今宵來粉飾災難病毒。/天下的苦難都譜進你的歌舞升平/除夕的鐘聲敲響伊始我長夜當哭。”（《長夜當哭》）（未完）

面，還在自己組織的朗誦群每天示範和指導朗誦。陳然先生也是悉尼著名的朗誦家，那渾厚而又蒼涼的喉音，把映霞的《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演繹得淋漓盡致，座下無不感動。朗誦《他鄉，也有個太陽》時，他讀出了詩人晉夫深沉的心境。康妮女士朗誦晉夫詩作《故鄉，當我想你的時候》，緩慢輕柔的動情的聲音，讓大家沉浸在悠悠的思鄉情中。著名海派作家淳子女士與著名導演張華傑先生珠聯璧合的表演，把朗誦會推向了高潮。映霞的《十八個瞬間》，在名作家和導演的演繹下，讓觀眾享受了一出精彩的舞台劇。曾經扮演過話劇《雷雨》中“四鳳”的徐希桐老師，一首《你會去藏東南嗎》詩歌朗誦，把大家帶到了神秘的西藏高原，惹得在座一位女士一定要親上藏東南去看看和體驗詩歌的情感。

詩歌賞析由唐培良先生開始。他首先回顧了對映霞詩歌賞析的過往經歷，2015年第一次對映霞詩歌賞析，2018年在映霞詩歌賞析會上又詳細點評了她的詩歌。他說，映霞的詩歌可以以一條紅線貫穿，那就是“愛”，親情，愛情，對人類的愛。今天，讀到了晉夫的詩歌，同樣也是愛，那是一種割不斷理還亂的鄉情之愛，故土之愛。他說：“在我的印像裡，晉夫的詩歌直面對面，對黑暗的抨擊入木三分，毫不掩飾。我讀過他許多此類詩歌，很多時候好覺痛。晉夫是曾經的知青，我讀了他在微信群發出的十九首寫給知青的詩，很是共鳴，因為我也是曾經的“知青”。現在，讀著這三首詩，我似乎看見了另一個晉夫，不，其實，就是一個晉夫，一個心中充滿矛盾和冀望的典型的“海外華人”——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命：把自己懸空在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的土地，又還有朝一日他的故鄉成了他心目中的模樣，自己那懸空了幾十年的身子方可入土。無論是晉夫的“政論”詩歌，還是晉夫的“鄉情”詩歌，都或隱或現地表露著這一心結。”

徐希桐老師點評時說，映霞的詩歌，用盡生命的力量傳達出真情，所有這一切證明了，真愛過，便是永遠。行邁博士也對兩位詩人作了評價。他的評論文章見本版。著名文學評論家曉帆先生點評了兩位詩人的作品。他說，映霞的詩歌，出自內心對社會的一種關懷，是一種人文關懷，一種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整個現實社會融在一起的文品。不管是在布達拉宮的台階俯視，還是在遙遠歐洲，她都把所見所聞通過內心感受向世人展示世界是充滿著愛的。她雖然沒有寫出那種蒼蒼莽莽磅礴大氣那

以求真方式演繹生命的價值意義

——讀徐振忠自傳《半路出家成教授》

莊偉傑

（接上期）其次，此部自傳在寫作上明顯的帶有“春秋筆法”的史實性，又不失其可讀性。全書在整體安排上以時間為線索順序，依次分為六章，即六個不同歷史階段。這是作者根據自身的生活和成長歷程加以清晰而明確的劃分，從中依稀可見一個“40後”知識分子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人生線路圖。由於作者出身歷史專業，加上從小熱愛文學並筆耕不輟，於是在寫作過程中，既盡量復原歷史事件的脈絡，又通過場面敘事與事件敘事，把人帶入直觀化的歷史場景中，同時把形像思維與抽象思維加以靈活切換，哪怕多有議論及史料成分的輸入，但讀來沒有枯燥感，反而令人興趣盎然。比如第三章寫“動盪年代 浪跡天涯”的那段崢嶸歲月——“文革初期的北京”“大串連”和途經三峽回母校參加“文革”的情景，皆寓褒貶於委婉的文筆之中，既是歷史事實的再現，又把當時不同意見不同觀點的交鋒如實呈現，猶如一幕幕電影鏡頭浮現於眼前。這種筆法得益於中國古代傳記多依附史實的傳統，但經由作者自如老到，微言大義的敘述，在某種程度上同樣可以激發人的情緒和想像。

再者，通讀全書，既可以喚醒沉睡的記憶，獲得啟迪的認知，又能增廣見聞。這應是徐振忠自傳寫作的又一亮點。例如他敘述自己對舊社會教育常用體罰手段表示十分反感，尤其是自己作為私塾生在課堂上對傅老先生授課方式的描寫和評說。他自言“三年的私塾學習生活，對我來說，像在嘗五味瓶，酸甜苦辣難都嘗到。而最大的收穫是培養我的記憶力和自覺能力，一生甘坐冷板凳。”於是作者有感而發，以一首《自題》賦詩：“刺股懸梁學無邊，臥薪嘗膽卅一年。半路出家成教授，腹書五車樂奉獻。”多數人可能對傳統私塾教育頗有微詞，以為天天背古文，強調死背硬記過於刻板，且不切合實際。但凡事都是一體兩面，作為過來人，徐振忠從切身體會中獲得歷史感悟。此外，自傳中涉足自然地理、兼及歷史、文化及變遷的描述，皆予人以拓寬視野、啟迪思考和豐富感知的收穫。

在《半路出家成教授》的“後記”中，徐振忠坦言：“‘自傳’作為一部個人的信史，當然要寫一個人人生歷程中各個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寫經歷過周圍發生的事物，寫他自己一生成長時期受教育和參加工作的情況和作出的成績和貢獻。這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實事求是，但也應該寫出自己一生的失誤和不足之處，總之，寫出自己一生的經驗和教訓。”或許，這就是他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經驗之談。反觀當代的傳記寫作，仍然存在著只褒不貶，只寫英雄不寫凡人，只寫外在事功不寫內在心理的弊端，同時缺少對人性的開掘，而是作為一種“消費性傳記”，說到底很難叫人受益和深受啟迪。從這個意義上說，徐振忠這部自傳當有其可圈可點之處。

更為難得的是，徐振忠素來重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著數部書，事業有成。”作為一名人民教師，在教书育人之外，他從中國東部走到西部，從地球東半球走到西半球，每到一個地方，都不忘認真進行細致考察、學習和工作，而且始終將著書立說當成頭等大事。在他看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一生應該對人類文明作出貢獻，活著才有價值意義。擁有這樣的認識和情懷，恰恰是徐振忠的學問與人生不斷走向自信的一種強大的內在支撐。

毋庸諱言，這部洋洋灑灑達20萬多字的自傳，如果當作一部現代傳記文學，可能“史”重於“文”。因為作為完全獨立的文體，現代傳記文學應是“文”重於“史”，即有史料而非史記，在創作上可以不拘形式不限技巧，允許進行必要的聯想和虛構。因而，如何在文學性與歷史性相交融的敘述上臻於自治圓融，此書或可再細加打磨一番。我這樣說，未必完全正確，只是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思考和討論。話說回來，值得關注的是，徐先生的這部個人自傳倘若可以當成是知識分子精神和情感的一種樸素而真實的存在方式；那麼，但願它對於同輩人和後代人的讀者，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2022年初冬急就於泉石堂）

跨越人生，邂逅自己

聞濤

（接上期）後來我把這篇小說投稿參加《自立快報》的徵文比賽。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有一位女性用一種很深沉的聲音在電話那頭對我說：“我叫施國英，是《自立快報》的編輯，你的小說《奇緣》獲獎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位施國英女士是著名人物，人氣旺盛。所以只是表達了感謝。我從小生性倔強，一不肯輕易認輸，二不肯輕易表示感謝。若認輸，就是真服你；若表示感謝，那一定是出自真心。從此我認識了施女士，後來還加入了她當會長的新州作家協會，那是後話。

從回憶中返回現實，首先要解決的是餓的問題。直接把房車停在湖邊的停車場裡，妻子從冰箱裡取出食物和飲品，海鮮和白葡萄酒，直接開吃。從湖面上刮來的風，帶著一絲絲的涼意。疫情過去的第一個聖誕節，這一切很美妙。

Observation Point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處在Batemans Bay的出海口。一般來說河流的入海口，風景都不會太差。在這個風景如畫的地方過聖誕夜，也是別有一番情愫。遠望海上，有三座仙山，不知道有沒有住着神仙？開房車的好處，就在於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一切毫無違和感，如同你把家搬到了任何地方。當然新南威爾士州有不少海灘或公園，是不允許車輪過河的，違者可能會遭罰款。所以房車旅行的朋友們務請看清標識。

清晨，我們把車開到Surf Beach，開始做早餐。之所以來到Surf Beach是因為這裡有供水，雖然房車中帶有儲水箱，但畢竟只有三十升水，稍不注意，就會斷水。先來一杯咖啡吧！妻子開始燒水，水燒開後，用濾紙放在咖啡杯中，中間放上磨好的咖啡，用開水一衝。一會兒就是一杯香濃的咖啡了。邊喝咖啡邊欣賞著沙灘後小溪裡的戲水的小鴨子們。然後，我就開始草草了，很快2023年的聖誕節在一份傳統的火腿煎蛋加焗黃豆中正式開始了……

Eden是一座坐落在新南威爾士東南沿海的魚港城市。我們到達的時候，正是聖誕節當日，所以以往熱鬧的碼頭和商店全部關門。除了加油站，市面上冷冷清清。但大海依然是那麼充滿魅力。

在Eden觀景台邊，停好了車。這個觀景台是看鯨的著名觀景點，可惜現在不是鯨群回游的季節。我烤了兩塊牛排，妻子做個牛油果蝦仁蔬菜沙拉，再來一杯紅葡萄酒。

面對大海，心花怒放。在這個地方過一夜，也是很不錯的選擇。於是就等待日落，然後等待黎明。

然而，並不是每個黎明都有日出，但天依然會亮，光明總是能夠包含著黑暗。人生其實是那麼的不可預測，每時每刻都在進退、得失、存亡之間游走。一路向南，跨越馬頭石和駝石，駕駛二百四十多公里後，終於進了早就訂好Lakes Entrance的房車營地，幾天前，在網上訂了好大勁才訂到。因為是聖誕節期間，有的營地要五天起訂，有的則是聖誕節當天不接受登記和退租，反正你就是訂不到。好不容易找這家，電話那頭是個上了點年紀的女士。她邊摸索著計算機鍵盤，一邊試圖幫助我登記。雖然我在電話上等了近四十分鐘，才辦完手續，我還是由衷地感謝這位叫凱倫的女士，她不是另一種凱倫。*

Lakes Entrance周邊有一套非常複雜的水系，有河流、湖泊還有海洋。足以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潛水洞穴探險。在潛水中，洞穴潛水是難度最大的；在探險中，洞穴探險最為驚險。小說《奇緣》就是講一個孤獨的靈魂與另一個被困住的靈魂之間短暫的邂逅，背景就是一次洞穴探險。

雖然我在三十年前就知道並研究了這個小鎮的，每一條道路，每一處沙灘。但是三十年後的遲到依然有一種怦然心跳的感覺，她的那些縱橫的水網，總讓人有躍躍欲試的感覺。

在《自立快報》1995年7月7日的大地副刊上，發表的得獎感言中我曾這樣寫道：“人生本是一次孤獨的旅行，一次對死亡任性的反抗，任何的虛偽對於我們來說都毫無價值。我們獨自來到這個世界上，還將獨自無聲地離去，猶如花開花落，猶如春去秋來。讓人心碎的無奈，卻是生命的本意。個體的生命本來就是脆弱的，當然不起風浪的，經不起挫折的，然而命運卻又是那樣捉弄人，並讓我飽受挫折和磨難。經歷是我生命中唯一的財富，在有意無意間，我又用筆把它回饋給了躁動不安的生命。

人是情緒的動物。情緒可以使人快樂，可以使人悲傷，甚至可以致人於死地。為了平衡情緒，我拿起了筆，我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我自己，我不想用作品去教育什麼人。因為我深知自己不配教育任何人，自己經常要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我無法用作品來改造社會，實現所謂的“社會意義”。因為我的作品本身就沒有什麼意義，只是一個生命歷程的折射，只是孤獨生命之旅的記事本”。

小說只是一個三維世界的影像，在二維世界裡的折射。其實所有的文字記載，都是這樣。世間一切都瞬息即逝，在我們身後不久，我們就會被忘卻。唯美景、美食還有知識和思想賦予我們匆匆的人生色彩，當然最好還有美人陪伴。妻子與我相伴已過四分之一世紀，每想起都十分感動。非常感謝她的付出，讓我這個單親家庭長大的人，獲得一種從未有過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在兩性關係中，最重要的是兩種感覺，第一是安全感，也就是你覺得，對方不會走；第二是歸屬感，也就是你覺得，你不會離開。

駕駛著房車，我一覺得在追隨著一個人的足跡，能夠很清楚地感受一個先我而去的身影，但又瞭然那是沒有存在的現實。其實那是我中心曾經的自己，那個曾經用小說塑造的男主，那是一種奇特的心理覆蓋。小說中男主的經歷，只是文學創作的故事，與我本人並無直接關聯，但心理的代入，往往會在創作過程中，讓自已主動或被迫地融入人物的處境和情感，最終又會反饋為心理擦痕，成為了記憶的一部分。彷彿時間和空間都被瞬間抽去了，一切回到了原點。

太陽正在升起，映照著美麗的海，美麗的湖。在Lakes Entrance 最美的景點，我遇到曾經的自己，心有所思，行亦隨之。雖然之間是三十年的時間，雖然青絲開始變為華髮，但我心依舊，歸去來兮，仍是少年。

（*凱倫這個名字，經常會被形容成一種自以為是，喜歡凌駕於他人之上的女人。）

永恆的主題，時代的烙印——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舉辦詩歌朗誦賞析會品味“愛情與鄉情”

唐培良

2023年2月25日，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主辦的澳華詩壇雙杰《愛情與鄉情》詩歌朗誦賞析會在悉尼Eastwood公共圖書館隆重舉行，聚集了近百位詩歌愛好者。賞析會由康妮女士主持，她首先介紹了兩位詩人。映霞，澳洲國際精英文化藝術中心名譽主席，2022年悉尼國際詩歌節主席，曾出版過三本個人詩集，在世界各地廣受好評，是悉尼華人文化藝術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著名詩人，因其對詩壇的貢獻，曾榮獲“傑出澳洲華語詩歌貢獻獎”。孫晉福，筆名晉夫、塵埃，創作了大量各種主題的詩歌。詩人自述：出生便遇飢餓，始學又逢文革。少年下鄉墾地，回城煤礦工作。三十而立追浪，向往自由漂泊。愛陽光，喜煙火。淡功利，勤補拙。閑時吹拉彈唱，偶爾弄筆墨。詩輕歌淺，章章遑遑。這位出生於江蘇徐州的澳華詩人，創作力驚人，前途不可限量。

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本次活動策劃人何與懷博士代表主辦方首先致辭。

他說：今天我們在這裡舉辦澳華詩壇雙杰詩歌朗誦賞析會，所謂“雙傑”，並不意味我們澳華文壇只有雙傑，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傑”，將在以後研討會隆重推出，各有各的精彩。即使今天的“雙傑”，他們的詩風，他們的經歷都很不一樣。

今天的主题是“愛情與鄉情”，這是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的永恆的主题。古往今來，在這個主題下的作品千千萬萬，紛繁多采，各不相同。但是，無論怎樣，他們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打下時代的烙印，他們的作品與所在的時代相配。今天這兩位詩人也是如此。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什麼時代呢？這是一個非常嚴峻並時刻會發生劇變的時代。一方面，人類非常聰明，最新的標誌是CHATGPT面世。CHATGPT可能是一個“奇異點”，其進化之速之大難以想像。另一方面，人類又極之愚蠢。“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今天這個缺陷尤其在獨裁專制者身上災難性地暴露，並挑動其追隨者瘋狂起來，弄不好便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何與懷博士問道：面對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各位，準備好了嗎？他希望，我們作家、詩人，用自己的作品，向世界作出正義的呼喚，讓我們人類向光明的方向邁步而不是走向黑暗。

趙立江先生首先發言並朗誦晉夫的《今夜，我在悉尼的街頭流浪》。趙立江是澳洲著名朗誦家，澳洲西悉尼大學漢語老師，他不僅時常出現在澳洲各個朗誦舞台和場

面，還在自己組織的朗誦群每天示範和指導朗誦。陳然先生也是悉尼著名的朗誦家，那渾厚而又蒼涼的喉音，把映霞的《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演繹得淋漓盡致，座下無不感動。朗誦《他鄉，也有個太陽》時，他讀出了詩人晉夫深沉的心境。康妮女士朗誦晉夫詩作《故鄉，當我想你的時候》，緩慢輕柔的動情的聲音，讓大家沉浸在悠悠的思鄉情中。著名海派作家淳子女士與著名導演張華傑先生珠聯璧合的表演，把朗誦會推向了高潮。映霞的《十八個瞬間》，在名作家和導演的演繹下，讓觀眾享受了一出精彩的舞台劇。曾經扮演過話劇《雷雨》中“四鳳”的徐希桐老師，一首《你會去藏東南嗎》詩歌朗誦，把大家帶到了神秘的西藏高原，惹得在座一位女士一定要親上藏東南去看看和體驗詩歌的情感。

詩歌賞析由唐培良先生開始。他首先回顧了對映霞詩歌賞析的過往經歷，2015年第一次對映霞詩歌賞析，2018年在映霞詩歌賞析會上又詳細點評了她的詩歌。他說，映霞的詩歌可以以一條紅線貫穿，那就是“愛”，親情，愛情，對人類的愛。今天，讀到了晉夫的詩歌，同樣也是愛，那是一種割不斷理還亂的鄉情之愛，故土之愛。他說：“在我的印像裡，晉夫的詩歌直面對面，對黑暗的抨擊入木三分，毫不掩飾。我讀過他許多此類詩歌，很多時候好覺痛。晉夫是曾經的知青，我讀了他在微信群發出的十九首寫給知青的詩，很是共鳴，因為我也是曾經的“知青”。現在，讀著這三首詩，我似乎看見了另一個晉夫，不，其實，就是一個晉夫，一個心中充滿矛盾和冀望的典型的“海外華人”——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命：把自己懸空在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的土地，又還有朝一日他的故鄉成了他心目中的模樣，自己那懸空了幾十年的身子方可入土。無論是晉夫的“政論”詩歌，還是晉夫的“鄉情”詩歌，都或隱或現地表露著這一心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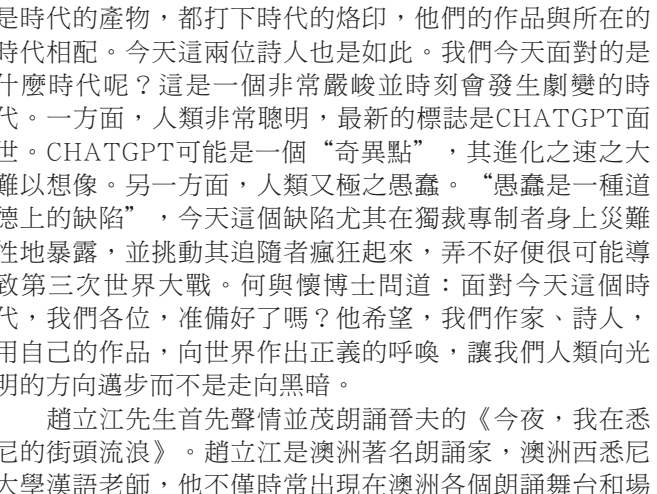
徐希桐老師點評時說，映霞的詩歌，用盡生命的力量傳達出真情，所有這一切證明了，真愛過，便是永遠。行邁博士也對兩位詩人作了評價。他的評論文章見本版。著名文學評論家曉帆先生點評了兩位詩人的作品。他說，映霞的詩歌，出自內心對社會的一種關懷，是一種人文關懷，一種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整個現實社會融在一起的文品。不管是在布達拉宮的台階俯視，還是在遙遠歐洲，她都把所見所聞通過內心感受向世人展示世界是充滿著愛的。她雖然沒有寫出那種蒼蒼莽莽磅礴大氣那

種恢宏，但是恰恰地以自己的柔軟，自己的柔情，自己的關愛，自己的人情懷，給我們展示出更加波瀾壯闊的人心“內宇宙”。晉夫的作品，是一種滄桑，一種蒼涼，一種浪漫，一種豪放。文學作品一個特性就是“流”，晉夫作品中處處可見這個“流”字，“流雲”，“流動”，“流霞”，“流河”，還有“流氓”。這個“流氓”不是我們生活中所說的“流氓”，“流”字代表遠方，晉夫不僅有著無憂無慮的青春，連自己的靈魂都無處安放。晉夫的詩歌很有畫面感，把自己的文風和對現實的看法交織在一起，不僅有憤怒，有吶喊，還有愛國愛民的情感。

詩人映霞和晉夫也上台分享了他們的創作經驗和感想。映霞說，她跟詩歌有緣，在她十八歲的時候，就寫了第一首詩歌，中間停頓了好長時間，五十歲以後，又重新拿起了筆。那是上著和詩歌女神對她的眷顧，讓她有機會發泄內心世界。她著重介紹了《十八個瞬間》和一首思念的詩歌，那是她五十歲以後又找到了愛情，十八個瞬間就是與男友最初相識和她回澳洲後相思的十八個場景。三年半疫情的分離，使這一個個瞬間更加令人刻骨銘心。晉夫說，今天的場合，雖然人還不算多，但感覺到分量很重。這是一種沉澱，是思想，也是我們所說的遠方。鄉情在每個人的心中會有不同的感受，從詩歌的形式來看，它是一種更濃縮更簡短的表達方式，短短的幾行字來概括自己幾十年來對生活的感悟。不要把詩歌看得太深奧，其實，每一個人都是詩人，生活中的每一個瞬間都是詩。推開窗戶，看外面的世界，寫出來，把自己真實的感想寫出來，就是好詩歌。

最後，與作者交流中，聽眾把自己從閱讀與欣賞的感想向大家分享。會後，許多人還意猶未盡，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表感想。

“悉尼印像”媒體對詩歌朗誦賞析會作了直播，參與人次達1.4萬。主辦方表示萬分的感謝，感謝廖世敬先生以及直播團隊的辛勤操作。



澳華詩壇雙杰《愛情與鄉情》詩歌朗誦賞析會部分與會者合照（悉尼老鸞攝影）



澳華詩壇雙杰《愛情與鄉情》詩歌朗誦賞析會部分與會者合照（悉尼老鸞攝影）